

内部交流

# 研究与参考

2017年第9期（总第73期）

海外学者评特朗普的亚洲行与“印太”战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 目 录

(一) 特朗普的亚洲行 .....	1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特朗普亚洲行表明美国“出让”地区经济领导权 .....	1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卡齐亚尼斯:特朗普灾难性的亚洲行 .....	3
美国布朗大学傅立民:亚太呈现“美退华进”之势,引发地区各方重新定位 .....	7
伦敦大学哈什·潘特:中国的崛起使亚洲酝酿重大结构变化 .....	10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休·怀特:亚太国家已不能依靠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	12
(二) “印太”战略 .....	16
大西洋理事会巴拉特·戈帕拉斯瓦米:通过美印合作,增强印度军事力量 .....	16
新美国安全中心利德曼:建设印太水下战斗力量联盟 .....	17
传统基金会詹姆斯·卡拉法洛:美国可通过“四国+”方式扩大合作范围 .....	18
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杰夫·舒伯特:美日澳印“四方集团”只会令日本获益 .....	19
美国外交学会艾丽莎·艾尔斯:支持印度加入 APEC,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 .....	21



# 海外学者评特朗普的亚洲行 与“印太”战略

## (一) 特朗普的亚洲行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特朗普亚洲行表明美国“出让”地区经济领导权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11月15日发表题为《特朗普将经济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亚洲之行让人们进一步对美国在本地区的长期地位和承诺产生了怀疑。尤其是他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美国优先”讲话,就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合作意愿蒙上了阴影。

不过特朗普至少出现在了亚洲,这就值得好评。他对东京和首尔的访问是积极的,他向韩国国会发表了强有力的讲话,强调了与盟友的团结,而不是警告迫在眉睫的武装冲突。华盛顿和北京就朝鲜的沟通渠道开通了。在河内的双边会面以及在岷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非常重要,特朗普得以建立一些之前没有的私人关系。忽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批准未经法定程序的死刑,与菲律宾关系正常化,会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的联盟。

不过美国与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前景惨淡。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都不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对美国来说是个悲剧。本地区

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且经济地位日益显要的地区,TPP可加强美国在这个经济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利益。另一个悲剧在于,目前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政府措辞模糊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与开放”符合缺乏实质的口号的一切特点,显然是访问前夕拼凑而成的。这不是TPP的替代品,TPP是贸易、投资和经济体系各异的十几国政府长达6年工作的成果。

不过,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把地区经济领导权分别让给了中国和日本。日本主导协商,试图把所谓的“TPP11”团结起来,“TPP11”指的是遭到美国遗弃但仍为地区贸易协议而战的11个国家,它们也许是希望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加入。中国依然倡导雄心没那么大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如果不是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讲,至少也是从贸易自由化上来讲)。不论如何,自从越战结束后就一直主导亚洲经济自由化的美国已进入战略冬眠了。

美国实际已让出经济领导权,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对本地区的影响。中国的地缘经济脚步已然占据主要地位,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东南亚已经开始转向中国的战略轨道。中国对本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这意味着北京会更多为地区经济融合制定“交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美国成为“不平衡的超级大国”,在亚洲拥有强大的地区军事存在,但在本地区蓬勃向上的经济未来中发挥的作用很小。

在地区安全方面,目前依然看不到朝鲜核困局的任何解决方案。

中国似乎试图阻止朝鲜开发可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试图劝说美国允许平壤保留短程和中程导弹能力。这样的协议华盛顿或其亚洲盟友能否接受?那些短程和中程导弹可以打到韩国、日本甚至可能到达关岛。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在朝鲜半岛进行武装冲突的风险依然高到难以承受。

除了朝鲜之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中国与美国势力范围国家

之间的领土争端风险。这一进程本身是不稳定的。本地区政府真切感受到了选边站的压力。更好的做法是达成更有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无需进行二选一的选择。

以东亚峰会为例,它应该慢慢转化为未来的地区安全论坛。这一论坛应该逐步在本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信任——增加军事透明度,增加在软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最后,发展出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习惯和程序。这当然并不能解决所有地区安全紧张局势。但是在热点问题四处扩散,地区未来陷入危险之际,这有助于降温。

###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卡齐亚尼斯:

#### 特朗普灾难性的亚洲行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Harry Kazianis)11月13日发表题为《特朗普灾难性的亚洲行》的文章,指出特朗普亚洲之行的灾难性突出体现在五个方面:他的奇怪言论加深亚洲领导人的负面看法;“拍中国的马屁”只会适得其反;误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政治意义;关于普京和俄罗斯的言论加剧美国国内的负面评价;对朝鲜问题缺乏对策。

文章摘要如下:

对美国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印度洋—太平洋更加重要,印度洋—太平洋指的是从印度到夏威夷海岸的广袤陆地和海洋。这里有我们要解决的当代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中印崛起、朝鲜拥核、台湾民主的命运、南海与东海重要航道和资源的控制权——这还只是开了个头儿。

因此,特朗普总统必须要让他的亚洲行有分量。

作为外交政策新手,特朗普至少可以选择少说多听,握些手,敬些花圈,发表一些叫人容易忘掉的演说。然而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反,我们对当今的这个白宫实在不应抱有别的指望:无论说话还是举止,都是十足的灾难。

说句公道话,特朗普总统确实没有任何内政外交方面的背景。步入椭圆形办公室的是一个品牌建设和电视真人秀领域的天才,说到政治经验却是完全没有。特朗普对这份差事——地球上头等重要的差事——的学习自始至终仿佛是一场华丽的试验。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人指望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至少应当对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应当采取的战略对策有一些概念。可是,在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一再前言不搭后语的咆哮,对未来完全没有设想或宏伟的战略,以及奇特的“兄弟情”外交政策。

虽然特朗普的问题有许许多多,但是有5个明显的趋势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奇怪的老大式自吹自擂:当一国元首受邀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客,特别是去别的国家——他们往往会努力拿出最好的举止。特朗普总统不是这样,相反,亚洲领导人目睹的是特朗普发表了一些只会加深他们负面看法的奇怪言论,蔚为奇观。

拿特朗普在日本的讲话为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跟他并肩站立,特朗普竟然宣称:“我不知道(日本经济)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好。我想不是这样。是吧?我们会努力维持这样的局面。你们会一直是老二(现在日本排在中国后面,是老三,不过谁在乎呢?)。”再例如,当着一群日本公司高管的面,特朗普说:“你们要尝试在美国造车,而不是在日本造了再运到美国。这样要求算是粗鲁吗?”

这番话引起了人们的空前热议,日本确实在美国境内造了许多汽车,为许多美国人创造了就业岗位,但是这种话至少要等记者离开现场再说。

再来看特朗普总统在越南的言论,越南是一个非常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亲密关系的国家,结果大家看到的又是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奇怪的、愤怒的措辞。“我们不会让人再占美国人的便宜”,这种说法在国际场合是不妥的,当前美国正为对付朝鲜努力争取各国的支持,同时也在努力证明为什么各国应当把华盛顿而不是中国视为亚洲显而易见的领袖。

“兄弟情”外交政策:据说,奉承话可以让人得到一切,不过在外交事务上,说奉承话倒可能被人耍弄。然而,特朗普总统似乎以为拍中国这样的美国全球竞争者的马屁有利可图。

然而,特朗普的目的不会实现。特朗普可以把书本里所有好听的词都用来赞美中国领导人,可以在推特上发布养眼的视频,甚至可以把推特的页面背景换掉,显示两人的热络。然而,一切都不能改变那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国和美国对于亚洲的未来走向持有迥然不同的设想。北京的目标是,称霸亚洲大多数地方,美国尽早离开为好。正如某中国官员本周末对我说的那样,我们不用太关注特朗普的好话。我们关注他的行动。这才是引导我们政策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我们与之有巨大挑战的国家——想想吧,贸易赤字、朝鲜、日本和中国在东海上的僵持、台湾的地位以及南海,努力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最好朋友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也只会让我们看上去孱弱,这是中国可资利用的一种说辞——恐怕中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特朗普愈演愈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问题:公平来说,对美国、对美国工人来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TPP 绝不是一份伟大的贸易



条约。多数人估算,这份条约给美国本土只会带来很少的就业岗位,对我们的经济好处甚微。然而,这份协定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谁当总统,无论华盛顿被什么外交政策“野火”牵扯注意力,它能保证亚洲永远是头等大事,保证自由贸易是美国与亚洲交往的基础。TPP 从来都远不只是一份贸易协议,华盛顿要向这个地区证明,无论中国变得多么强大,无论朝鲜造出了多少核武器,它都致力于保证亚洲的长治久安与活力,TPP 是华盛顿证明这一点的最好途径。

在特朗普让美国退出 TPP 的情况下,以下是刚刚上台的特朗普政府要办的几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巩固与日本、越南等国的双边贸易协议,向他们再次表明华盛顿的打算,同时承认亚洲各国政治家为巩固 TPP 所做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对特朗普团队来说不幸的是,鉴于他们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强硬立场以及担心特朗普可能让美国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议,亚洲各国领导人似乎准备抛开华盛顿,自己推动磋商,达成他们的 TPP 似乎指日可待。

普京的问题:如果让我设计一种最糟糕的情形,加深人们对这位总统的负面评价,那就是让他暗示在一切问题上都跟普京的立场一致。特朗普似乎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当他就俄罗斯明显企图操纵美国 2016 年总统选举再次逼问普京时,“他说他没有干预,”“我又问了一次。他说他绝对没有干预我们的选举。他没有干那些事情”。真正令人意外的是下面这句话:“每次他见到我都说,‘我没干那件事’,我确实认为既然他那样表态,说的就是真话。”

为什么要跟媒体说这件事?许多总统都会认为出访是一次扭转国内负面评价的一个绝佳良机。特朗普却把媒体的聚光灯又带回到他一直竭力摆脱的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把嘴巴闭上?

第二天,特朗普确实想要控制这番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解释说:“至于我信还是不信,我站在我们的机构这一边。”然而,危害已经造成。

特朗普想与金正恩“做朋友”:这恐怕是他此行最诡异的地方了——而且这一切完全在推特上表达,特朗普炮轰金正恩凭什么羞辱我,说我‘老’,我绝不会说他‘矮胖子’?怎么说呢,为了跟他做朋友,我努力得这么辛苦——也许有一天会真的做成朋友!”

胖子?朋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每读一次,就立即头痛不已。

### 美国布朗大学傅立民:

#### 亚太呈现“美退华进”之势,引发地区各方重新定位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11月9日发表了题为《重新勾画中国与亚洲》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首要地位继续逐步下滑。这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国的财富和权力不断增长;其次,美国继续由于战争而分心,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心破坏美国现有的联盟,并且拒绝解决国内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问题。

简而言之,在美国充其量只是心不在焉的地方,中国则集中了精力。

尽管美国在亚洲的信誉正在逐步遭到削弱,但华盛顿方面仍然存在不合理的信念,即认为美国国防开支的增加将改变或扭转这一趋势。

这十分荒谬可笑。中美双方现在已经进入了双边军备竞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作战部队最终将由近500艘不同级别的舰艇组成,即使不算战斗力,在数量上也令美国海军能够征召的第七和第三舰队舰只相形见绌。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白宫的言论又加剧了人们对美国持久力的

质疑,这一切造成中国的邻国——包括美国的长期盟友在内——开始重新定位。

### 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这些国家都在寻找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现实的方法。他们的目标有 3 个方面: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自治权,避免对抗强大的邻国中国,并通过增强自己的防务能力,以及寻求新的安全伙伴关系来抵消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继续萎缩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正因如此,日本正在发展可以支援美国或者允许自主行动的军事能力。为了对付中国,日本也在努力与俄罗斯和解,与印度和越南建立安全和情报合作关系。

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柬埔寨和老挝等其他国家也坚定地步入中国的轨道。而澳大利亚正在考虑如何最好地应对未来仍会有更多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俯首帖耳这种情况。

一切的关键远在军事领域之外,在一个拥有 44 亿人口的地区,大部分供应链都在中国聚合。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几乎是决定性因素。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最关心的莫过于确保自己的合法性和(或)民众的支持。

因此,他们准备扩大各自国家对中国的商业参与和接触。

### 中国的胁迫性外交活动

随着中国在亚太经济体的中心地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胁迫性外交风格显现出来。这补充了中国使用武力的方式。在远在亚洲之外的地方,任何一个想要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国家都需要研究和理解这一点。

举一个例子: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方习惯性地运用经济制裁

但既不宣布、确认也不否认这一点。它没有为结束制裁设定任何具体条件。

这使得中国可以调整或终止强制性措施,而不必为这些措施的结果或者缺乏结果负上责任。中国要求的不精确性使得这些措施所针对的目标猜测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才能终结这种措施。

这巧妙地把责任推给中国压力的受害者。有时,它甚至会导致目标国家领导层之内的派别本质上互相“谈判”,商量做什么可以令北京感到满意(而不是与中国谈判)。这显然对中国谈判者有利。

### “面子”和主权

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使其能够实现目标。但中国国际上坚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不论国家的体量有多大。

中国这么做的原因与“面子”——中国社会的关键准则——的概念紧密相连。实质上,“面子”和尊重国家主权平等深入中国人心。

正因如此,中国对大国和迷你国家施以同样的官方热情和关注。

### 捍卫联合国宪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如此适合中国人的心理。虽然联合国在其大会把主权平等的法律原则奉若神明,但也务实地承认安理会权力等级制度的现实。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捍卫者。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理解为一致同意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于面子”的全球秩序。

### 中美竞争日益激烈

中美竞争——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似乎注定要加剧。尽管中国的武装力量与美国相比仍然较弱,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将逐渐消失。由于美国跨太平洋交战的成本和武装冲突的风险都会上升,美国陷入了真

正的困境。

亚太地区的国家将会两面下注。它们要么靠近北京,要么黏着华盛顿,要么更可能的是,试图摆脱中美两国的中间地带。

与此同时,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不会拒绝与美国的联盟。为什么白白放弃某些东西呢?即使如此,他们也会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更加独立于美国之外行事。

**伦敦大学哈什·潘特:**

### **中国的崛起使亚洲酝酿重大结构变化**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哈什·潘特(Harsh Pant)11月13日发表题为《反复无常的美国,咄咄逼人的中国和亚洲的霍布斯秩序》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亚洲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访问,一方面是维护他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另一方面是安抚一个紧张的地区。自从他上台以来,他就很难清楚表达一个连贯的亚洲政策,旧的平衡被打破,民族主义领导人大显身手,旧的规范秩序正在瓦解。以往的确定性不复存在,因此美国的传统盟友怀疑华盛顿似乎无法应对这些挑战。

在很长一段时间,广泛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美国来保证其安全。近年来,这种设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连奥巴马最初都热衷于与中国建立一个两国集团,管理亚洲及其周边海域。直到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和韩国——明确表示不满,奥巴马政府才作罢。当然,中国咄咄逼人的势头也让向美国精英们推销这个两国集团梦想成为不可能。其结果变成了敷衍了事的向亚洲转移“重心”,这种向该地区的“战略再平衡”既不

具有战略性,也不是一种再平衡。

正当中国继续巩固其地区主导地位之际,奥巴马以及当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注意力仍被内部争论所分散。在一个应该把重点放在制定统一政策对付中国的时期,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仍在俄罗斯问题上争吵不休。因此不出意外,特朗普亚洲之行的每个迹象、每句话都会被仔细观察分析,尽管无法判断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把特朗普的话当真。

特朗普的不成熟风格在日本显而易见,他多次表示,对朝鲜“保持战略耐心的时代”结束了,并强调日本购买美国军事装备的大笔订单将有助于对抗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一天后,他在韩国又严重偏离了之前的言论,提出华盛顿仍愿意采取外交努力解决与朝鲜的僵局。

亚洲处在适应这些转变的艰难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也在变化,其行为中存在一种条理性。在2016年7月韩国决定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马上对韩国企业实施了一系列单边制裁。中国甚至鼓励抵制韩国商品,并试图限制中国人到韩国旅游,据估算,韩国经济因此遭受了80亿美元损失。在特朗普到访前几天,中国向韩国伸出橄榄枝,呼吁实现关系正常化,其中包括结束抵制行动。北京担心,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首尔可能会投向东京和华盛顿。

特朗普抵达北京时并没有多少筹码在手。北京唯一担心的就是该地区可能出现四国民主阵营,这是日本提出的一个想法,要把该地区主要民主国家拉到一起,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与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相比,特朗普的总统地位日益削弱。这让地区国家陷入两难。但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看上去完全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无能为力。

因此在中国,特朗普盛赞中国领导人,然后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言时称中国为“知识产权的无耻窃贼”。在他鼓吹“美国优先”政策之

际,中国领导人却在强调全球化的重要性。鉴于该地区面对的这种现实,印度洋—太平洋主要国家现在开始做出自己的反应。因此,在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返谈判桌之际,日本恢复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方关系的提议获得了新的机会。

地区大国面临一个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它们无法回避中国的崛起。该地区民主大国可以通过合作保留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形成地区力量平衡,从而加强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和繁荣。

中国以其雄心吸引着地区和世界,美国则表现出政策的不连贯。这种不匹配成为该地区当前混乱的核心。尽管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与一个非民主的中国保持同印度一样的关系”,但这种观点如何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实施还让人疑惑。

新德里将不得不更加依赖其地区伙伴,有没有美国都要设法维护地区多边秩序。否则,亚洲将出现真正的霍布斯地区秩序。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休·怀特:

#### 亚太国家已不能依靠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11月16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说美国在亚洲对付不了中国,特朗普应该待在国内打高尔夫》,全文如下:

应该称之为“伍迪·艾伦主义”。多年来,华盛顿势力强大的亚洲事务专家们说服一任又一任美国总统花上宝贵的几天时间、忍受难熬的跨太平洋飞行,出席亚洲年度峰会。总统穿着看起来滑稽可笑的衬衫,发表平淡无奇的公告。引用喜剧演员艾伦最著名的一句话:“到场意味着成功

了80%。”

这个主意颇具吸引力。专家们争辩说,只是出席这些会议,总统就可以说服美国的盟友和对手,美国全心全意致力于亚洲,坚定支持其盟友,并决意保持为该地区的领先大国。总统说或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到场就足以提醒该地区谁是老大。

不过,唐纳德·特朗普证明这不成立。他的亚洲之行并不足以支撑美国的区域领导地位。相反,如果他待在国内自己的场子打打高尔夫球,而不是展开于本周结束的旅程,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今天反而更强劲。

这不能全怪特朗普本人以及设计其贸易言论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团体。这种言论否定了自由贸易承诺,而自由贸易一直是亚洲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美国所发挥核心作用的基石。特朗普的亚洲之行令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未来再无一席之地。

特朗普还必须承担的罪责是,他在北京的行为举止表现得讨好巴结,他放纵无节制地发表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推文,并且自吹自擂,轻率地表示愿意做南中国海争端的斡旋者。

此行证明了特朗普没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有效代表美国及其利益。白宫备忘录:把特朗普留在国内。但这并不全是特朗普的错。如果我们只关注他糟糕的说服力,我们就错失了我们在过去两周来所见事实的更深层含义。美国在亚洲地位的问题远比特朗普的问题深刻。

这些更深刻的问题由于“伍迪·艾伦主义”而放大了。白宫、国务院和智库的几代亚洲问题专家都表明(即使半真半假),美国只需要坚持出席亚洲峰会就足矣。这个事实凸显了他们曾经——如今依旧如此——多么低估来自中国的挑战。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们希望总统在此访期间使用的理念和建议也进一步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上个月在华盛顿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列出了这些建议。他提出的大构想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愿景,以此作为代替中国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方案。他的重要提议是,若该愿景成为现实,中国争当地区领袖的企图将受阻于地区首要民主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即所谓的“四国同盟”——的联手合作。

华盛顿许多人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四国同盟”寄予厚望。在为特朗普的亚洲之行预热时,这些理念被盛赞为新的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基石,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向亚洲倾斜”。特朗普在走马上任的几星期后,就毫不客气地摒弃了奥巴马的亚洲政策。

但是特朗普对传递这一信息不感兴趣。人们本来指望他在越南的岘港突出表明美国决心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合作,遏制中国的野心,但是他在岘港对亚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首席执行官们发表的演讲,虽事先经过精心的安排,但却没有触及这些问题。背负人们厚望的“四国同盟”高级官员在马尼拉举行的会晤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即使特朗普放缓保护主义者言论,传递专家们希望他传递的信息,又起到什么作用呢?认为仅靠唱高调或者官员们之间举行热情的会晤就能阻挡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头号力量的企图,这种想法不再行得通了。

以“四国同盟”同例。它的会晤就是一个被伪装成政策的空洞姿态的经典例子。这四个国家可能愿意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即他们不想让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到底愿意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中国呢?

能想象印度真的愿意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而牺牲自己的关系,或者日本在印中边界争端问题上支持新德里而危及自身与中国的利益吗?抑或澳大利亚因为日印和支持美国而危及对华贸易吗?这就是当今中国力

量的现实。

在目前亚洲严峻的权力政治中,“四国同盟”绝不会做遏制中国野心之事,除非所有四国都愿意为支持其他各方而挑战北京并付出真正代价。但是这些国家都太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了,因此不可能那样做。

中国对此心知肚明,一直在“四国同盟”中植入这种信念的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们想必也很清楚。但他们依然没搞清楚拿什么来对付中国。在他们搞清楚之前,无论谁当总统,美国都抵御不了中国娴熟且不懈地要把美国挤出亚洲、自己取而代之的努力。这也是中国周边国家要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无论他们与中国有什么问题,美国都不会是解决之道。

## (二) “印太”战略

**大西洋理事会巴拉特·戈帕拉斯瓦米：**

**通过美印合作，增强印度军事力量**

大西洋理事会 11 月 7 日发布由其南亚中心主任巴拉特·戈帕拉斯瓦米(Bharath Gopalaswamy)等撰写的报告《中印冲突与印太新地缘竞争》。报告指出,尽管中印洞朗争议已经平息,但是中印两国各自领土主张并未发生变化,矛盾将持续存在,这为美印战略相向而行提供空间。

印度方面,自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之后,逐步扭转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开始与以色列、越南、日本、美国等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致力于在地区与国际舞台发挥领导力的印度,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视作针对自己的战略包围,提出“东向行动政策”作为应对。然而,由于中印经济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缺乏盟友相助,印度无法达成平衡中国影响力的目标。对于美国而言,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是有助于美国腾挪精力解决中东问题;二是将以较低的成本向亚太地区盟友传达美国继续参与地区事务的意愿,弥补特朗普此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引发的担忧。

报告以地缘安全为切入口,建议通过美印以及区域内合作两个层级,加强印度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应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安全威胁。

加强美印联合海事巡逻力度,并吸纳澳大利亚参与目前由美国、日本、印度共同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

增强印度航空母舰的制空能力。拥有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印度,相较中

国海军尚有一定优势。随着中国国防开支不断增加,印度也应当制定长期计划,弥补军事建设上的赤字。

两国合作提升印度空间监测和雷达侦测技术,增强印度洋区域的“海域感知能力”,美国可以为印度提供无人机技术,助其及时监测是否有他国侵入疆界的情况,密切监测边界异动。

建议印度重新建构国防安全体系,建立类似美国联邦首席信息安全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Federal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的机构,统筹管理各个网络行动与监测主体,将目前分属于陆海空军以及内政部门的特种部队的指挥权统一起来。

印度应建立军事基地,为地区国家不丹、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的部队提供军事培训。

区分平衡政策与遏制政策,寻求中美印三边定期会谈,减少因战略误判而造成的风险。

### **新美国安全中心利德曼:**

#### **建设印太水下战斗力量联盟**

新美国安全中心 11 月 13 日发布由原美国海军上校利德曼(Sean Liedman)撰写的研究报告《驯服海洋巨龙——在印太地区维持水下力量优势》。文章认为,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三国,大力发展水下军事力量,均已具有弹道导弹潜艇,并在逐渐削弱美国与其传统盟友——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对美国和其印太地区的盟友而言,中俄朝构成潜在威胁。因此,美国应考虑如何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保持水下军事力量占优。

具体建议如下：

建立印太水下战斗力量(Undersea Warfare Forces)联盟常设机构。建立协调情报分享与合作的工作中心,编写类似于北约战斗手册的联盟共同行动手册,建立情报分享体系。联盟核心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组成。根据情势发展,可以逐渐将第二梯队印度、新加坡、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第三梯队将台湾纳入。

邀请核心联盟以外国家和地区,参与定期举行的多边水下战斗力量联合训练。

加强联盟军事投入与合作。减少美国向联盟国家出售及采购诸如无人驾驶水面航行器、无人驾驶水下航行器及水下探测器等相关技术的法律壁垒和其他障碍,通过联盟集体研发,分担研发成本,并降低采购费用,使联盟国家能够承担部署新型装备的成本。

在水下领域实施吓阻战略。任何中国和俄罗斯潜艇,一旦在西太平洋范围越过自身领海,将被美国及水下战斗力量联盟国家追踪并标记为“具有威胁”(hold at risk)。

### **传统基金会詹姆斯·卡拉法洛：**

#### **美国可通过“四国+”方式扩大合作范围**

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詹姆斯·卡拉法洛(James Carafano)11月13日撰文认为,当前印太地区已经有丰富的国际合作机制,展开了大量对话与磋商,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地区安全框架,未能建立解决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实在基础。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并非是要遏制或者孤立中国,

美国保持对地区事务介入,能够抵消中国对地区稳定的威胁。

华盛顿官方已经正式宣布重新启动曾在 2007 年中止的美印日澳四国机制,四国机制将是本地区任何新兴的协调机制之基础,可以通过“四国+”的方式,扩大合作范围,与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新西兰、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等地区和国家展开共同对话。

**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杰夫·舒伯特:**

**美日澳印“四方集团”只会令日本获益**

11 月 18 日,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杰夫·舒伯特(Jeff Schubert)发表题为《美印日澳四国结伙与中国作对,显然有个赢家。它是……》的文章,摘要如下:

四个“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结伙抗衡中国力量的崛起,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日本,并可能会给另外三国造成经济和外交麻烦。

上周末,来自美印澳日四国的官员在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的间隙,在马尼拉开会,讨论地区和全球合作。此次会议是自 10 年前日本倡导举订的“四方安全对话”以来的第一次。

这个所谓的“四方阵”的结成源自一个想法,即为了把印度拉入一个旨在抗衡中国实力的集团,考虑一下或讨论一下“印太”地区的概念要比“亚太”地区更好。中国方面对周末的四方会议做出了回应,表示区域合作应避免政治化和排他性安排。

对日本来说,此次四方会议可以提升其国际贸易路线的安全,而成本微

乎其微。虽然结成集团可能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但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关系本就冷淡,这意味着日本没什么可失去的。

有些人推定,这个四方集团会使中俄关系更加紧密。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这个四方集团是美国试图保住其单极世界霸主地位的另一个例子,而且他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莫斯科也对中国实力不断增长和“一带一路”倡议把触角伸到中亚地区心怀戒备。

美国会把四方集团其他三国当成维护其海洋主导地位的受欢迎的支持者。但有一个负面的东西:试图控制中国东部沿海附近的海域不符合华盛顿的最终利益——除非它想挑起一场最终的冲突,来满足一种自我感觉,即觉得自己很重要。

对澳大利亚有什么好处?不太多。澳大利亚30%的出口贸易是对华贸易,而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数字仅为20%。中国欲控制南海,以便确保它能够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譬如澳大利亚)不断进口能源。如有必要,有替代通往日本和韩国的多条海上航线。

结成四方集团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会产生不利影响——尽管鉴于该国与美国现有的联盟关系,净影响可能很小——但堪培拉加入四方集团会鼓励印度加入。

印度对日韩两国的出口很小。如果印度全力去实现在印度洋地区的优势安全地位,同时尽力防止印中关系恶化,那么澳印两国的情况都会更好。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目的是能源安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或许还有伊朗,可以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鉴于俄罗斯在该地区占军事和外交主导地位,

因此它可以严重干扰这种能源贸易流。尽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可能在走下坡路,但它会用其潜力威胁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从而永久控制里海。

中国需要且希望继续从中东地区进口能源。印度军舰在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一带逡巡,因此该处可能成为中国能源供应的一个阻塞点。

印度想成为中亚事务的一个玩家,其主要目的似乎是想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印度的这个中亚野心基本上是不实际的,也没必要,因为任何中亚资源都可以从别处获得,而且印度进入中亚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伊朗,尤其是通过印度在伊朗建设的恰巴哈尔港。

加入这个四方集团,就意味着印度同时做太多事情会让自己心力交瘁,而且如果像它试图在中亚地区所做的那样,通过破坏中国的海洋安全利益,不必要地挑衅中国。这对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学会艾丽莎·艾尔斯:**

### **支持印度加入 APEC,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

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艾丽莎·艾尔斯(Alyssa Ayres)11月13日撰文认为,如果特朗普总统想要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应当先支持印度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一旦缺乏经济支柱,就无法使印度成为构建“民主亚洲”的关键攸关方。

此举将有助于增强印度的地缘经济竞争力,平衡对冲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绝对经济影响力。借助支持印度,美国既能向国际社会展示支持自由



贸易初心未改,也能助推印度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印度自身而言,也可借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增强经济竞争力。

尽管有评论认为,印度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毫不妥协的作风,其加入或会导致国际组织运转陷入僵局。但艾尔斯认为,亚太经合组织并非是严格约束责任与义务的国际组织,其工作方式主要以开展对话与提出共同行动计划为主,印度加入该组织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其可能增加的制度成本。

---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mailto:siassias2015@163.com)

---